

中国书法经典名家讲座

收藏10讲

徐建融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藏

中国书法名家讲座

收藏 10 讲

徐建融 著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收藏 10 讲 / 徐建融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
2005.6
(中国书法名家讲座)
ISBN 7-80672-697-7

I. 收... II. 徐... III. 汉字 - 法书 - 收藏 - 基本知识 - 中国 IV. G8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3566 号

责任编辑	胡传海
封面设计	王 峥
责任校对	倪 凡
技术编辑	朱伟南

中国书法名家讲座 收藏 10 讲 徐建融著

◎ 上海书画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地址: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

邮编: 200050

网址: www.shshuhua.com

E-mail: shcpsh@online.sh.cn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张: 2.75 印数: 1-5,000 字数: 60 千字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72-697-7/J · 621

定价: 15 元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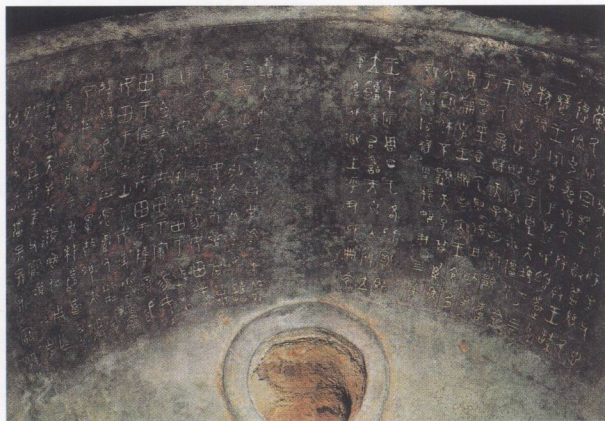
- 第1讲 理乱纲纪 —— 书法收藏的历史····· 1
- 第2讲 斯文所系 —— 书法收藏的价值····· 7
- 第3讲 胸罗春秋 —— 书法收藏的准备····· 17
- 第4讲 犀烛镜悬 —— 书法收藏的鉴定····· 27
- 第5讲 价格把握 —— 书法收藏的行情····· 37
- 第6讲 量力随缘 —— 书法收藏的操作····· 47
- 第7讲 专题特色 —— 书法收藏的风格····· 57
- 第8讲 当代书法 —— 书法收藏的思考····· 65
- 第9讲 碑帖杂项 —— 书法收藏的另类····· 73
- 第10讲 雅会襟灵 —— 书法收藏的玩赏····· 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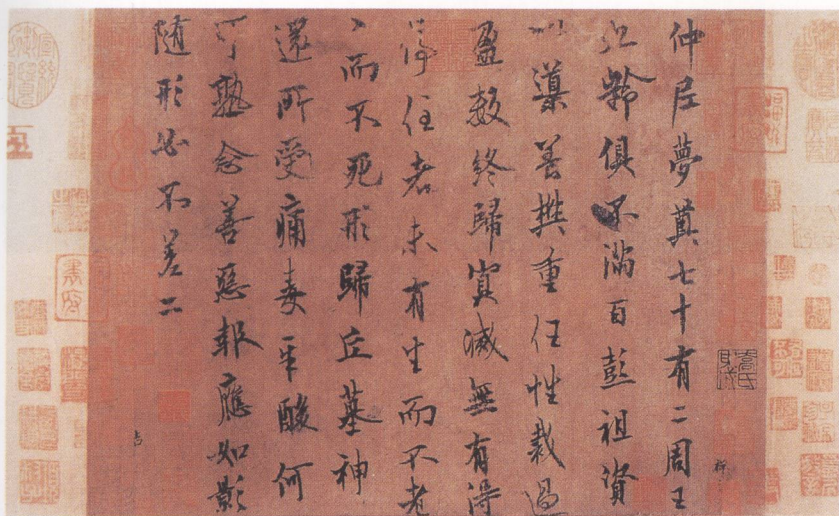
第1讲 理乱纲纪

—— 书法收藏的历史

书法收藏的历史，大概是从汉代正式揭开序幕的。虽然汉代之前并非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，如作为王臣器、重器、礼器的青铜器，上面多铸刻有今天被作为“书法作品”的铭文，其中便有“子子孙孙永其宝用”之类的辞句，但这，首先并不是作为“艺术品”来收藏，而是作为礼教的象征物而收藏；其次并不是作为“书法艺术品”来收藏，而是作为“青铜器”而收藏。至于更早的“河图、洛书”之类，更是如此。而到了汉武帝时，正式创制秘阁，“以聚图书”，明帝时又别创鸿都学“以

西周《大克鼎》铭文（局部）





唐·欧阳询《梦奠帖》辽宁省博物馆藏

聚奇艺”，“天下之艺云集”。这里的“图书”，包括了图画和书籍，而当时的书籍因没有印刷的技术，所以都是用毛笔书写而成，实际上就是书法作品。所谓“天下之艺云集”，则证明了对于这些用书法写成的书籍，并不是只注重它作为文献的版本价值，而同时也注重它作为书法的艺术价值。

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，直到今天，对于书法艺术品的收藏不限于官方，即所谓“公家收藏”，同时还扩展到官僚、贵族、文人、雅士、富商，即所谓“私家收藏”。而一部收藏的历史，藏品的聚散，又往往与国家政治的兴衰直接关联。国家动荡，则收藏散失，世道隆盛，则收藏日兴。所以，唐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书画收藏乃是“理乱之纲纪”。

例如汉末董卓之乱，王室收藏的历代书画竟被取作军人的帷囊；梁武帝、梁元帝的收藏，在侯景变乱、魏将攻城时也被焚毁十之八九；北宋徽宗赵佶的内府所藏，更在金兵攻破开封后，

毁失大半；辛亥革命后内乱外患，清宫大内的书画藏品也被溥仪以及太监等偷盗出宫，佚失无算。

然而，每当开国之初或隆兴之世，历代开明的君主，又无不大力搜访、征集书画；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社会上的私家收藏也与公家收藏交相辉映，齐头并进。

唐太宗时，刻意购求天下法书名画，尤耽好王羲之的作品，萧翼赚《兰亭序》是收藏史上的一大佚事佳话，而《兰亭序》陪葬昭陵则又是收藏史上的一大遗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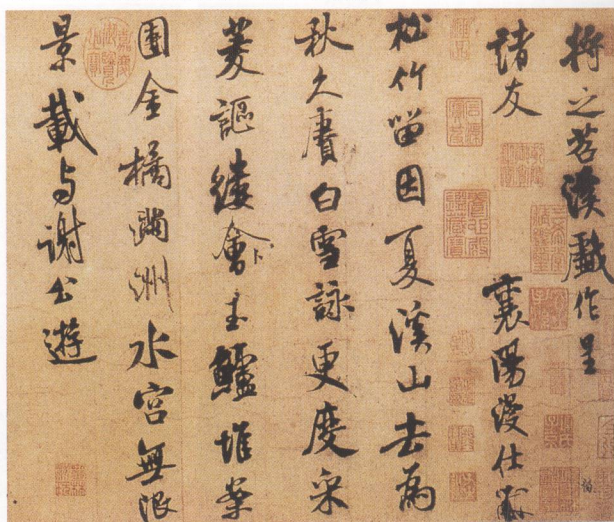
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，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，端拱年间更于崇文院中堂置秘阁，淳化年间更以内府所藏为主，命王著编次摹刻《淳化秘阁法帖》，分赐贵戚大臣。

清高宗乾隆时，国运大盛，号称盛世，内府收藏更达到集大成的境地，尤以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远帖》为三件稀世珍宝，筑三希堂以储之，并刻《三希堂法帖》拓印

行世。

私家收藏中，唐的薛稷、张彦远，宋的米芾、贾似道，元的赵孟頫，明的项子京、董其昌，清的卞

宋·米芾《苕溪诗帖》(局部) 故宫博物院藏



永誉、安岐等等，都是有名的收藏世家，今天还能见到的不少铭心绝品，多经过他们的手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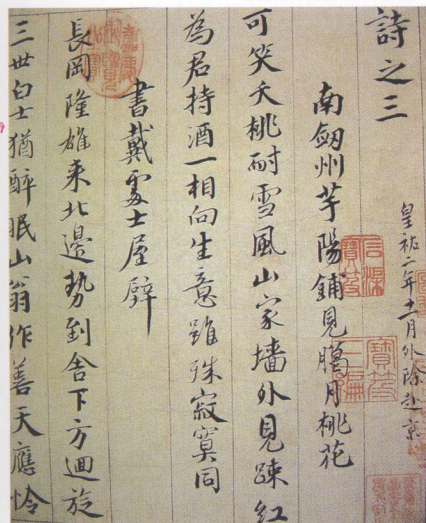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收藏的历史，就像一幕幕过眼云烟的演义，印证着国家的理乱、世道的兴衰。但这其间的国宝命途，撇开毁失的不论，不过是楚弓楚得；至进入20世纪，则更有外国之剽掠，遂使过眼云烟的演义，变得更加复杂。

外国列强之剽掠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华文物，当然不始于20世纪，而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便开始了。但清廷覆亡、民国维新之初，天下大乱，政府无力也无意于保护国家文物，而收藏界的一些有识之士，开始自觉地挺身而出，致力于抵制列强的文化掠夺，遂使收藏的兴废，不仅印证了“理乱之纲纪”，更见证了爱国主义的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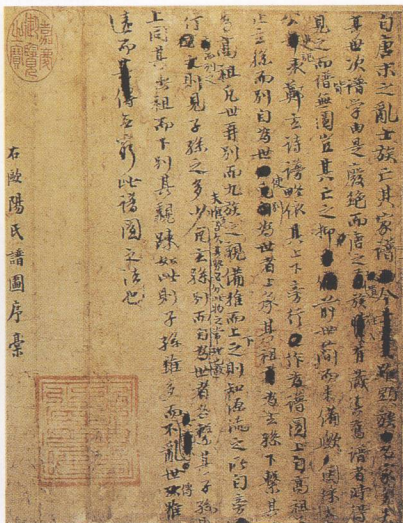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仅举两个具体的例证。

卢沟桥事变前一年，大收藏家张伯驹得知有觊觎溥儒所藏

宋·蔡襄《自书诗帖》(局部) 故宫博物院藏



宋·欧阳修《欧阳氏谱图序稿》 辽宁省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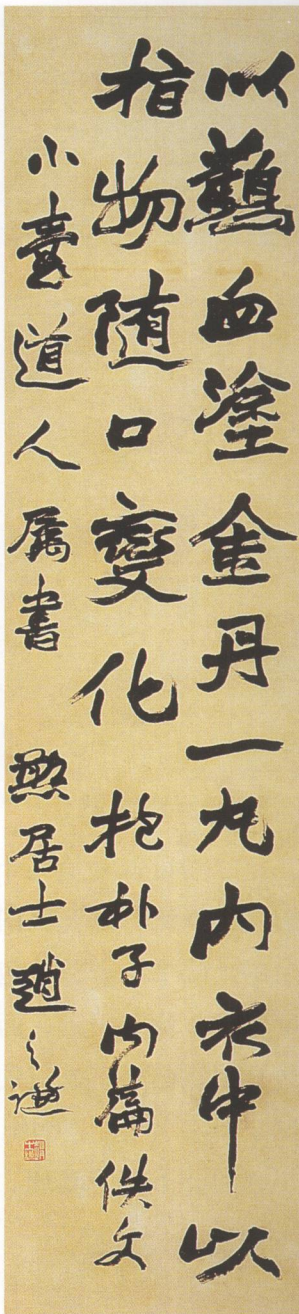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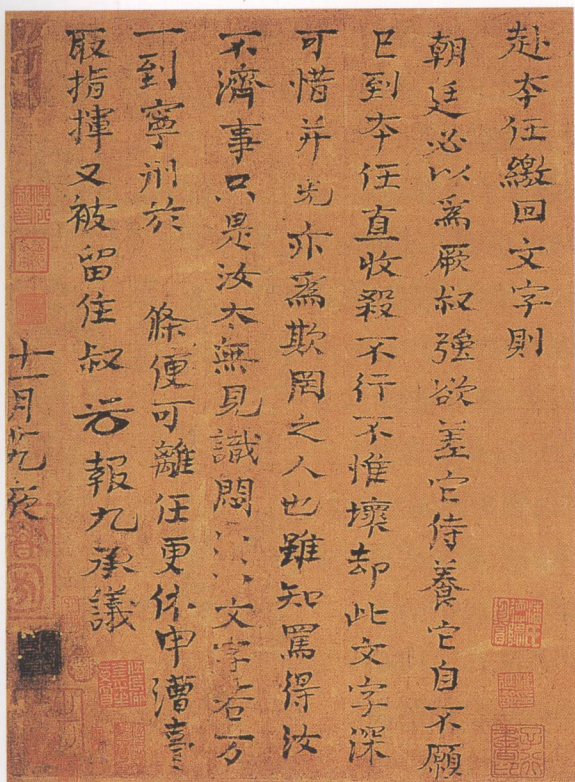
的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者，欲以转售日人，急请阅古斋韩君出面洽商万勿流出，溥开价20万，张因无力，又请叶恭绰、张大千出面以6万求让，溥坚持20万。至卢沟桥事变，溥遭母丧，急需钱款，张适时请溥增湘出面，以4万元买断。北京沦陷后，张蛰居四载，携眷入秦，帖藏衣被中，虽经乱离跋涉，未尝去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慨然以此帖捐赠于国家。

其二，“三希”中的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远帖》于民国后为溥仪盗出故宫，卖于郭世五。1937年，张伯驹见到此两帖后恐流落海外，请惠古斋柳春农居间求让，开价20万。至卢沟桥事变起，金融封锁，不能按期付款，乃以二帖退还。抗战胜利后张又向郭氏后人议购此二帖，要价3000万联币，当时合黄金1000两。往返磋商，未能成交。解放初，郭氏后人携二帖至台北，将求善价于外国。直至新中国成立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，由人民政府以重价将二帖从香港收回。

更近的事实，则在20世纪的下

清·赵之谦《抱朴子佚文》轴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





宋·司马光《宁州帖》(局部) 上海博物馆藏

几年之间可以升值几十倍；二是海外藏品的倒流，国运不济，书画文物外流，撇开民国时的情况不论，就是改革开放之初，大量的大陆书画作品，包括在世书画家的作品，多是由海外收藏家以“高价”买走，而其实，这“高价”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低廉！国运昌盛，外流的书画文物倒流回大陆——“书画者，有国之鸿宝，理乱之纲纪”，一部云烟过眼的收藏史，证明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半叶。“文化革命”，十年动乱，书画文物被作为“四旧”付之一炬；而改革开放以后，国运蒸蒸日上，书画收藏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。其间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，一是成交价格的不不断飙升，由几百元到几千元到几万元，同一件作品，在

第2讲 斯文所系

—— 书法收藏的价值

谈到书法收藏的价值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一度把它比之于投资股票，也就是关注它的保值、升值。

确实，斥资购藏一件名家的书法作品，在许多时候，可以达到保值、升值的目的。例如，1980年前后，像陆俨少、谢稚柳、唐云、程十发等书画名家的作品，绘画仅15元一方尺，而书法则是奉送的；直到1990年前后，他们的绘画到了上千元一方尺，书法几乎还是白送的。所以又称“白龙（谐音弄）山人”。到了1993年之后，他们的绘画几千元一方尺，而一幅四尺整纸的书法，还不过2000元左右。而今天，同样一幅四尺整纸的书法，则高达1至2万元！

吴湖帆《楷书八言联》
此联在1990年时价格10000元，1994年时价格30000元，今天的价位则在200000元以上。



又如，清末民初的翰林字，撇开状元、大翰林不论，在1980年代，一副对联大约200元左右；到1990年代，500元左右；今天，则都在3000元上下了。

但是，与投资股票一样，单单从金钱上来考虑它的价值，风险也是非常大的。例如，1997年前后的金融风暴，便使不少收藏者，投资者“套牢”，5000元买进的一件名家书法，结果连3000元也抛不出去；今天，以天价买进的名家书法，是不是都能达到升值、

保值，也非常难说。因为，这里面有许多“看不懂”也“讲不清”的因素在发生着作用。如果买进了一件假货，当然更不能达到升值、保值的目的了。

那么，它是真的也好，假的也好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从金钱的角度，它贬值了，那是否就意味着书法收藏没有价值了呢？并不是的。因为，书法收藏毕竟与投资股票不同，它的价值主要并不是体现在金钱的升值、保值上的，更不是单单体现在金钱的升值、保值上的。它的主要价值，乃是在于精神方面，我们称之为“斯文所系”，是金钱所无法估量的风雅方面的价值。所以，如果因收藏书法而升值、保值了，那是物质、精神双丰收；如果因收藏书法而贬值了，包括买进了假货，物质上损失了，精神上则依然可以获得丰收，甚至

通过此联的书法和书写的文字内容，可以充分感受到为人处世的风雅陶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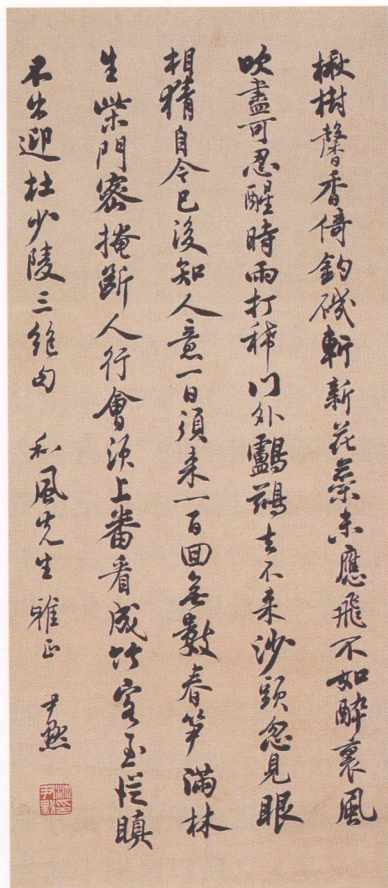
钱名山《行书十言联》

方可仁兄正字

無江海而濶不導引而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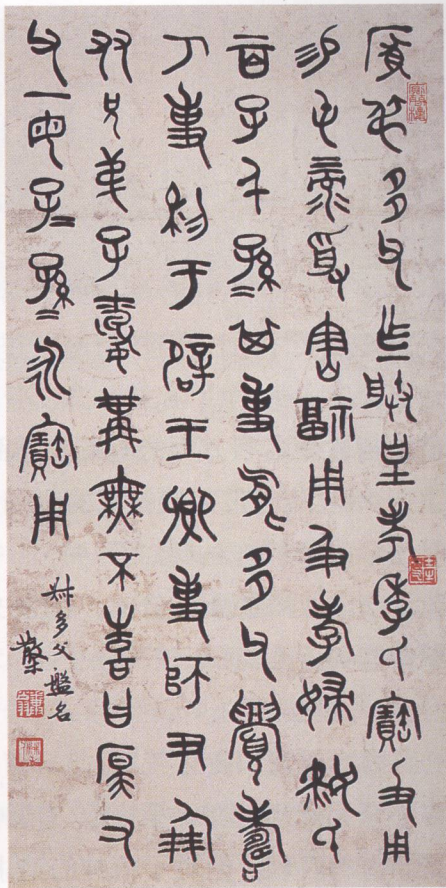
是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

钱名山书



沈尹默《楷行杜甫诗》轴

此书介于楷、行之间，书风流美潇洒，而所书杜诗，意境幽远，诗、书相映生辉，极陶冶性灵，变化气质之妙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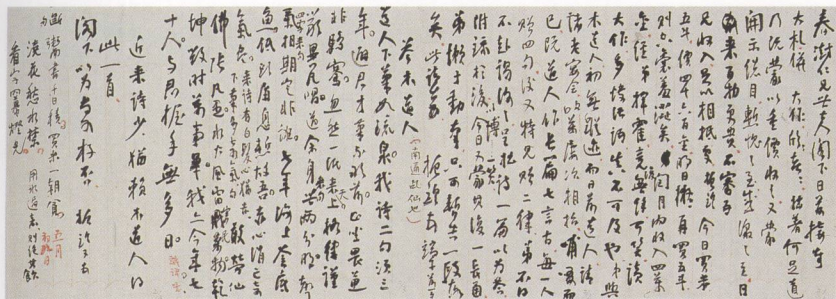


邓散木《临叔多父盘铭》

邓氏书法四体皆工，功力深厚。此临三代钟鼎，赏其书，兼可感受到上古礼乐文化的浑朴雄健之美，更深刻地体悟民族文化的精神。

物质上的损失越惨重，精神上的收获越丰厚。

唐代时，张彦远酷爱收藏书画，自弱年起，“鸠集遗失，鉴玩装理，昼夜精勤，每遇一卷获一幅，必孜孜葺缀，竟日宝玩，可致者，必货弊衣，减粝食，妻子僮仆，切切嗤笑”，问他说：“终日为无益之事，竟何补哉？”他慨然而叹，回答说：“若复不为无益之事，则安能悦有涯之生？”这里所谓的“无益之事”，



钱名山《致邓春澍尺牘》卷

此书的内容,不只可以全面地了解钱氏的书法,了解钱氏与邓氏的私人交谊,更可以了解民国动乱年间江南文人的生活、思想状况,增进不少书法之外的文化史知识。

便是指撇开名利方面的有形收益而言,而它既然能“悦有涯之生”,给收藏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,这“无益之事”实际上也就是无形的“有益之事”了。

书法收藏的斯文价值,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财富,大约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:

一、陶冶性情,变化气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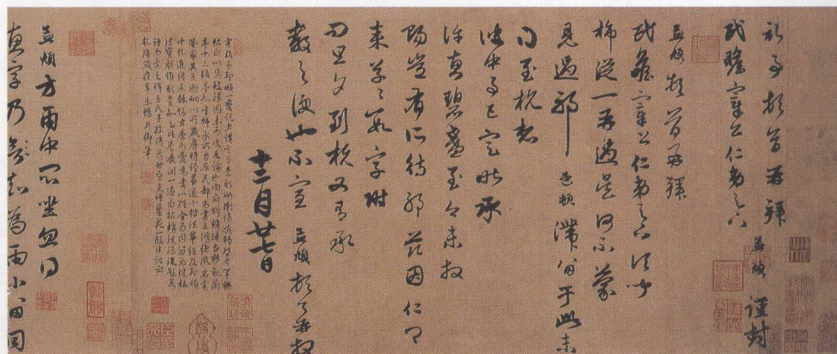
毫无疑问,物质第一性,精神第二性,这是千古不易并放诸四海的真理。但对于精神的追求,又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,不仅在物质贫困的时候要追求精神的价值,物质富有之后更要追求精神的价值,否则的话,你这个人就显得太没有修养,会被人看不起。所谓“物质上的富人,精神上的穷人”,从来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一个人的身价,必须体现在文化的方面,才能进入高雅的层次。而书法收藏,正是最能表征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的形式。所以,所谓“附庸风雅”,往往被人们用作对某些没有文化而企图装出有文化样子的人的贬词。但事实上,第一,有这样的企图总是一件好事;第二,由“附庸风

雅”又必然会越陷越深，变为真正的耽心风雅，迷恋风雅——因为，包括书法收藏在内，任何风雅的事情，总是可以比作“精神的鸦片烟”，一旦沾上了身，就会上瘾，开始是装装样子的，“白相相”的，逐步的就会沉潜进去，再也离不开它，最后，这个人也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风雅之士。

比如说，你收藏了一件陆润庠的对联，就必然会去了解：“陆润庠是什么人？”于是知道了苏州陆氏一门叔侄俩状元，知道了馆阁体，知道了翰林字……这件对联挂在客厅里，朋友见到了就会讲它好，你就会很高兴，与朋友谈起陆润庠，朋友听了更觉得你了不起，你就会更高兴……以后在朋友圈里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你的名声就会风雅起来。也许，这种风雅起初只是你的附庸，但一件书法作品毕竟是一个“文化场”，从它的笔墨气韵、诗文警句，扩展而为书家的道德文章、书史的流衍遭递、书论的优美雄放，乃至为人的准则、处世的学问，种种传说的民族精神，它会一天一天地熏陶你，并由一件而两件、三件……附庸的风雅就会变成真正的风雅，这就是所谓由量变而质变的潜移默化。从今以

赵书世称“赵体”，是学习书法的经典之一，而由其真迹，尤其是率意的尺牍书法真迹来体会其书法的精妙，比之刻帖和今天的影印本，无疑要亲切得多，可以学到更多、更本质的东西。

元·赵孟頫《尺牍》卷（局部）上海博物馆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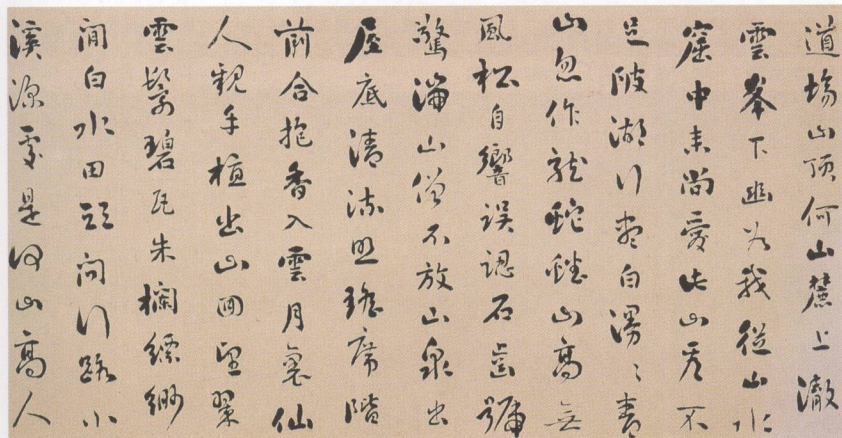
后，你的谈吐、行为就会显得很有修养，很有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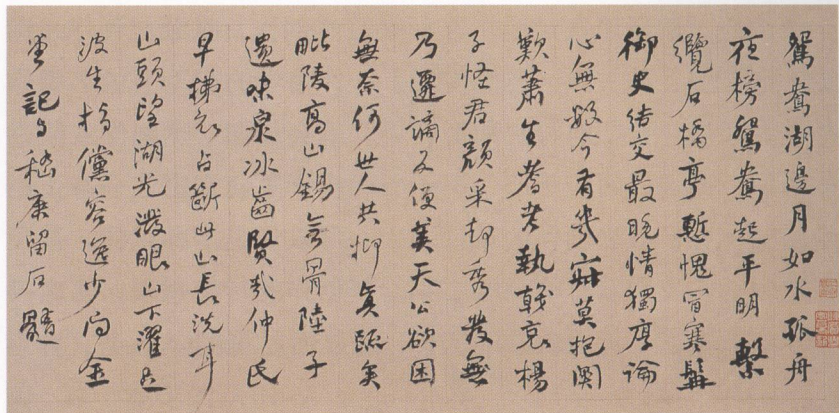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的国家，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，两手都要硬。而一个国家，是由13亿单个的人所组成的，所以，物质文明的建设，是由“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”，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，精神文明的建设，同样是由“先让一部分人文雅起来”，带动更多的人文雅起来。张彦远说：书画的收藏、玩赏，是“岂同博弈用心，自是名教乐事”。意思是说，它作为业余的爱好，是一件名教的风雅之事，终比名利场的赌博要有益得多。当一个又一个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书法收藏而远离了赌博之嗜好，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性灵，变化了气质，我们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自然蒸蒸日上。所以，伴随着经济的发达，收藏的炽兴，文化也必然欣欣向荣。

二、继承借鉴，弘扬书艺

如果收藏者是一位书法爱好者，平时经常地在临习出版物的碑帖，当你投入了书法的收藏，对于传统的继承借鉴和弘扬

清·刘墉《行书游道场山诗》卷（局部）





清·何绍基《行书自书诗》卷（局部）

光大，就会取得比之由出版物的碑帖所能获得的更亲切的认识。从历史上来看，那些大的书法家，之所以会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如此高明的造诣，与他们热心于前贤墨迹的收藏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如宋四家之一的米芾，家中便藏有历代名人的法书甚夥，尤以晋人二王的作品更多，所以自号其斋室名“宝晋斋”，并刻《宝晋斋法帖》，撰《书史》。他从自己的藏品中，汲取了丰厚的营养，终于滋养起其超群的书艺。元代的赵孟頫、明代的董其昌，也无不是书法收藏的大家，从藏品中获得了直接的借鉴，才建树起个性化的书法风格。直到今天，一些传统型的书法名家，还多爱好收藏，足以证明创作与收藏紧密关联的这一书法史的优秀传统。

一般来说，书法的爱好者之书法收藏，总是从与个人的书风追求相类的方向来购藏作品。如写帖学的，他就会注意购藏沈尹默、潘伯鹰、白蕉的作品；写篆书的，他就会注意购藏历代印人的篆书作品，等等。之所以会如此地作选择，是因为“藏以致用”，所谓“缺什么，补什么”，“活学活用，急用先学”，便